

EVE

星战前夜

之

寰宇时代

[美] 托尼·冈萨雷斯 (Tony Gonzales) 著

徐路易 译

THE EMPYREAN 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EVE

星战前夜

之
寰宇时代

[美]托尼·冈萨雷斯(Tony Gonzales)◎著

徐路易◎译

THE EMPYREAN AG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VE星战前夜之寰宇时代 / (美) 冈萨雷斯著; 徐路易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12
ISBN 978-7-5502-3963-0

I. ①E… II. ①冈… ②徐…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1876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4-6452

EVE: The Empyrean Age by Tony Gonzales
Copyright © CCP hf.2011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by Gollancz, a division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ond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4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VE星战前夜之寰宇时代

作 者: [美] 托尼·冈萨雷斯(Tony Gonzales)
译 者: 徐路易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丰雪飞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18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2印张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963-0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译者序 /

徐 路 易

科幻小说是一种能寓教于乐的存在，其内容涵盖了天文、物理等众多学科的前沿领域，对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启发思路、拓展视野都有积极影响。欧美科幻文学的历史超过百年，不仅底蕴深厚，而且很有群众基础。它们的作品设定严谨，注重细节，人物刻画生动传神，虽然读起来难免费一番脑筋，但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会让人欲罢不能。

相比之下，中国在这方面就落后太多了。当今快餐文化泛滥，文学网站按字数计算稿酬，致使网络文学呈现出畸形繁荣的发展状态。大多数网络写手的词汇量和背景知识贫乏，动辄便是几百万字的长篇，细细读来却觉得乏善可陈，千人一面，剧情拖沓，几乎没有文学价值可言；少数作品尽管得到了科幻迷的好评，但又未能扩大影响力、发掘出其中的商业价值，实在让笔者感到遗憾。

有人说科幻题材不符合华人的口味，缺乏群众基础，这种观点似乎过于消极、悲观。科幻题材之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市场，无非是因为国人接触现代科学的时间还不够长，期间又经历了一场浩劫，以至于经济上虽然突飞猛进，思想上却还留着很多传统守旧的痕迹。随着教育和科普水平逐步提高，我们的关注点不可能永远局限在过去，局限在谈情说爱、钩心斗角的古装剧上，终归有一天会把目光转向未来。

这也就是笔者心目中翻译科幻小说的意义所在。和课本上作为考点的知识不同，科幻小说以及科幻题材的电影和游戏更生动有趣，能用娱乐的形式引入一些高深的科学理论，像卡尔·萨根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接触》就是极好的例子。区区一本书的影响力当然很有限，但是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又有谁能说，这不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尽了一份绵薄之力呢？

似乎扯得远了，话题回到这本书上来。《寰宇时代》是冰岛CCP Games为旗下大型多人在线游戏《EVE Online》出版的首部官方小说，作者Tony Gonzales是曾经长期在该公司担任知识产权发展经理的美国人。作为一款星战网游，《EVE Online》可谓是科幻游戏领域的巅峰之作。撇开游戏本身不谈，单从文学性来看，这部小说本身也是相当精彩的科幻文学作品。它以架空历史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太空舞台，情节构思巧妙，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天文、物理、医学等众多学科的背景知识。

EVE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那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利用曲线跃进技术，人类能自由穿梭于高维空间，向着遥远的外太空快速扩张。EVE是当时人类发现的首个天然虫洞，通向一个庞大的未知星系，人们将这个星系命名为新伊甸，喻示这里是充满机遇的天

堂。人类在虫洞两端建立了巨大的跳跃门，无数移民抱着梦想来到这个浩瀚无垠的新世界，殖民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遍布了整个新伊甸。

虫洞在跳跃门建设期间坍塌了，所幸并没有影响到跳跃门的运行。然而只过了短短七十年，异变陡生，一场无法解释的自然灾变使EVE跳跃门永久失效，任何靠近的飞船都会被重力风暴撕成碎片。自此以后，新伊甸的移民和旧世界断绝了联系，其中大部分殖民地还不能自给自足，在若干年内相继灭绝，而残存的殖民地也因为缺乏维护工业设施的工具，科技知识慢慢退化。

千万年过去了，这些人类遗孤彼此隔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挣扎着求存，慢慢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五大帝国：艾玛、加达里、盖伦特、米玛塔尔和朱庇特。为了自身的利益，五大帝国之间战火不断，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上演着一场又一场高潮迭起的史诗大戏。

本书截取了上述虚构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时期，朱庇特人将先进的克隆技术传授给了其他帝国——借助于脑控制植入体，星舰驾驶员可以在死亡的瞬间将脑部信息传送到克隆体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永生不死。随着这项技术的迅速推广，一个全新的克隆飞行员阶层逐渐产生，他们以杀戮为天职，手上沾满鲜血却无须偿命，在普通人眼里，他们既是精英，也是嗜血成性的异类。

每逢新旧势力激烈冲突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会演绎出连台好戏。本书采用了四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分别从艾玛、加达里、盖伦特、米玛塔尔四个种族出发，各条支线逐渐交会，直至将剧情推向高潮。各支线的主角身份相差悬殊，上至流亡境外的皇位继承人，下至普通的蓝领工人，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现出新伊甸世界的方方面面，带给读者一个精彩纷呈的宇宙。

艾玛是一个古老而强大的奴隶制帝国，笃信传统宗教，实权掌握在五大皇室家族手中，由各家族分别推选出继承人参与皇位的角逐，胜者为王，败者自裁。直到本书故事发生的百余年前为止，艾玛帝国在科技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凭借着先进的装甲和激光武器，艾玛人所向披靡，将包括米玛塔尔人在内的众多民族一一征服，建立了新伊甸幅员最辽阔的强大帝国。依照圣典的教谕，被艾玛征服的民族必须经受长年的奴役来升华灵魂，然后才能加入统治者的行列。米玛塔尔人原本是逃不过这种宿命的，然而在朱庇特和盖伦特人的援助下，他们通过玛塔利起义最终夺回了独立地位，而艾玛帝国也从此由盛转衰，步入了因

循守旧、奸臣弄权的黑暗时代。

加达里合众国是一个壁垒重重的集权国家，八家超级集团组成了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国民普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加达里首星和盖伦特首星都位于泛光之源星系，但和邻居相比，加达里人的家园环境恶劣、资源贫乏，这不仅塑造了加达里人团结排外的传统，也使得他们在和盖伦特人的竞争当中处处受人掣肘，逐渐陷入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以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炮制的“碧海明珠恐怖袭击事件”为导火索，第一次加达里-盖伦特战争爆发，国力贫弱的加达里人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园，幸赖朱庇特人施以援手，他们才逃过了亡国灭种的命运。从那以后，超级集团进一步加大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力度，遏制贸易竞争，导致经济衰退、贪腐成风，内部矛盾不断积累。

盖伦特联邦是四大帝国当中唯一的民主国家，被许多人誉为乌托邦社会的典范。盖伦特依靠民主制度和自由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人口众多，国力雄厚，能与艾玛分庭抗礼。但他们自命正义、输出意识形态的做法在邻国播下了动乱的种子，这也是盖伦特人饱受诟病之处。

米玛塔尔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三分之一人口至今仍被艾玛帝国奴役，五分之一人口侨居盖伦特。由于被占领期间接受的奴化教育和自身部落传统，米玛塔尔民族已是一盘散沙，内凡达叛逃，图克尔独立，斯塔科马被艾玛人灭族，剩余四个部落却还在针锋相对。共和国政府缺乏公信力，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会受到其他党派百般阻挠，以至于朝令夕改，政令废弛，民不聊生。

不难看出，这四个国家各代表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四种意识形态。艾玛脱胎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宗教立国；加达里类似“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和日本，自身积重难返，只能依靠外部压力来转移内部矛盾；盖伦特代表着欧美民主国家，在思想境界上高人一等，凛然以救世主自居，对其他落后国家缺乏尊重和理解；米玛塔尔则是类似一些部落传统和原始民主思想并存的非洲国家，集体意识淡漠，虽然建立了民主政府却不懂得妥协，反而演变成无政府主义。将这四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放在太空时代的大背景下，又会演绎出怎样好戏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 序言 /

刘 慈 欣

“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这是乔治·威尔斯在20世纪初对人类长远未来的描述。

与宇宙和地球的年龄相比，人类文明是一段十分短暂的历史。如果人类能够把自己的文明延续到地质纪年的尺度，如百万年以上，按照目前技术以指数曲线加速进步的趋势，即使是十万年后，人类社会的形态也是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在无数的不确定因素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文明真的能够延续到那时，人类一定已经离开地球摇篮，在广阔的太空中建立起无数个世界。地球的生态圈是一个封闭而狭小的系统，其平衡是十分脆弱的，不管我们如何维护，总有巨变和崩溃的那一天；而人类文明本身则更加不稳定，其发展过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变数；与地球上的灾难相比，来自太空的灾难更难预测，也更为致命。除了太阳突然灾变、近距离超新星爆发等毁灭性的灾难，还有另一类从物理规律的本质就不可能预测的太空灾难：如果太空中有某种灾难事件以光速向地球运动，由于宇宙中没有信号可以超过光速，也就不可能有灾难的信息赶在灾难之前到达地球，换句话说我们在灾难的光锥之外，绝不可能预测到它。以上这些毁灭性事件从我们短暂的历史看是偶然的，因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还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灭顶之灾，但从长远看则是必然的。人类文明要想在这些来自地球和宇宙的重重危险中长远延续，唯一的选择就是移民太空，在群星间扩散繁衍，当其中的一些世界毁灭时，更多的新世界正在诞生。

按照现有的技术发展来推断，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人类的太空开拓和移民只能在太阳系内进行。太阳系外的恒星际航行，以目前的技术来看几乎不可能。但技术并不是直线发展的，可能出现各种新发现和突破，使我们能够突破相对论和光速的限制，在短时间内跨越光年尺度的空间，实现恒星际的太空移民。《寰宇时代》就是以后者为背景的太空史诗。

在《寰宇时代》所描述的遥远的未来，人类在太空中发现了天然存在的空间虫洞，穿过它可以到达一个遥远的太空区域，这个区域被称为新伊甸。人类向新伊甸大规模移民，后来，虫洞意外坍塌，使得新伊甸永远失去了与地球世界的联系。新伊甸的人类在隔绝中进化，发展出了全新的文明，开启了人类壮阔的第二历史。

人类在太空中的未来史是科幻小说中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这类作品都生动地描述了不同的人类文明（有时还包括外星文明）在太空中的战争和争霸史，但此类作品都有一个共同遗憾：对在太空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只进行简单化和单线条的描述，没有或很少探索星

际战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深层原因。即使此类题材的经典之作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也不例外。但《寰宇时代》在这方面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突破。本书对未来太空史中的人类文明进行了立体的、全方位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文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是《寰宇时代》对同类题材科幻小说的超越之处。在宏观上，书中展现的不同社会形态间的冲突错综复杂，像宏大而精细的迷宫，使读者在迷惑中震撼无比，但在本书的世界设定中，作者成功地构筑了太空环境下自洽的社会体系，波澜壮阔的星际战争背后都有脉络清晰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寰宇时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太空人类文明复杂而多样的社会形态。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在其中就呈现出两种形态：加达里合众国是集权型的资本主义，类似于纳粹德国，国家政治经济由垄断大公司控制，底层野心家利用民众的苦难崛起并建立军国主义政府，对外穷兵黩武；而盖伦特联邦则属于民主型的资本主义，有着完善的市场经济和议会制度，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向外界推行其价值观和文化。除此之外，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形态几乎都能在《寰宇时代》的世界中找到影子：比如艾玛帝国是一个在皇权统治下的奴隶社会，用先进的技术支撑着黑暗的政治；米玛塔尔共和国则让人想起现代地球世界中的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在有名无实的民主制度下运行着原始落后的部落农业社会。同时还有像统一合作关系部这样的类似于联合国的跨星际机构。

在细节上，书中出现了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工人、从皇位继承者到太空拾荒人等各阶层的众多人物，有从豪华太空城到封闭的原始农业社会等众多场景，展现了太空文明的广阔画卷，使其所描写的世界有了一种丰满的立体感。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样的感觉：书中的一切并非来自想象世界，而是真实历史的记录，那个宏大而复杂的新伊甸世界，可能真的存在于银河系遥远的另一端。

我们常常有一种幻觉，认为价值观和道德体系这类东西是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于是有了普世价值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是人类历史中变化最快的因素之一，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自然环境，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在未来的太空移民时代，这一现象将更加凸现出来。太空中充满着艰险和未知，当人类进入太空开拓新世界时，地球上的舒适和平静将荡然无存，人们将不得不面对种种难以想象的挑战。这时，人类将重新为生存而战，在地球的文明社会中已经渐渐沉睡的生存的本能将重新苏醒。正如《寰宇时代》中所展现的那样，许多在地球文明世界已经和正在消失的东西，如大规模战争等，

将重新出现甚至成为历史的主流。于是，《寰宇时代》的太空史诗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沉重而深刻的问题：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经历过的，还会在太空中重来一次吗？

如果真是这样，历史也不会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形地上升，在比地球广阔万亿倍的空间里，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演。比如在《寰宇时代》中，艾玛帝国虽处于奴隶社会，却拥有十分强大的技术力量，对奴隶的统治也是靠技术来维持；还有书中出现的克隆飞行员阶层，依靠超级技术获得不死之身，形成了左右历史走向的重要力量。大规模移民太空的人类，必然拥有远高于现在的技术能力，同时也承载着漫长的地球文明史所积累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太空中广阔的空间和不同星系差异巨大的自然环境，必然孕育出各不相同的文明和文化，这些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必将在太空中形成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与之相比，我们在地球上已经经历的人类历史只像是一段小小的、波澜不惊的序曲。《寰宇时代》就精彩地描述了这种太空大历史的一种可能。

《寰宇时代》是大型科幻网络游戏《EVE Online》的首部官方小说。作为一部大型科幻在线游戏，《EVE Online》的存在一直引人注目，游戏有着宏大而复杂的世界设定，丰富多样的角色和场景，其画面效果也如科幻大片一样壮观而绚丽。

作为信息时代的产物，电子游戏将进化成为未来的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其在文化中的重要性将与小说、影视这类传统的主流艺术相当。电子游戏，特别是网络游戏，除了呈现传统主流艺术的种种特质外，还有不可替代的代入性和互动性。正如影视的出现一样，游戏作为一种新生的艺术形式，与传统的文学产生了良性的互动。在众多优秀小说被改编成游戏的同时，也有许多来自游戏背景的同人文。《寰宇时代》作为一部优秀的太空科幻小说，给《EVE Online》的世界注入了文学的生命力，使那个想象中的太空世界更为鲜活和生动，更具震撼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也十分出色，宏大的世界设定和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是本书的特色，同时也是对译者的挑战，而《寰宇时代》的译文流畅、准确而生动，为本书增色不少。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译者序 / I

序言 / IV

第一章

传奇的诞生 / 001

第二章

无罪者之殇 / 067

第三章

暗流涌动 / 127

第四章

山雨欲来 / 223

第五章

地狱苏生 / 283

第一章

传奇的诞生

一

生命伊始，视野中出现一个明亮的光点，继而有遥远的声响和喑哑的低语在耳畔响起。脑海里本是一片黑暗，忽然之间，传达本体感觉的感知信息如潮水般奔涌而至。这个新生的意识开始探知周围的世界，他那随呼吸而起伏的胸腔，唾液的味道和随吞咽而收缩的喉肌，随意识而一张一握的双手，所有这些新奇的体验，都属于一个刚刚诞生在“棺材”中的男人。

他仰卧着眨动双眼，努力想要了解束缚他的狭小空间意义何在。一片玻璃屏障与他的脸只有咫尺之隔，他凝视着玻璃上映照出的影像，心中充满了惶惑。他看到的是一张老人的脸，高耸的额头上皱纹密布，铁灰色双眼下方的颧弓让这张脸显得尤为冷峻。

我是谁？这个迷惘的灵魂询问着，试图唤起哪怕一丝记忆，以便摆脱眼下这种脱离现实的浑噩状态。然而他的脑海中一无所有，脑海中的那片黑暗占了上风。

当他试图抬起肩膀的时候，克隆舱内降下一个医疗装置，放出浅蓝色的光芒并笼罩了他全身。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头部被固定在床面上，并通过一个直接植入骨骼的金属接口与之相连。

我是一个克隆飞行员。他透过玻璃凝视着上方的天花板，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些不朽者中的一员，但是……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装置在他眯着的双眼上方盘旋，随后一个轻柔的合成音响起：“早安，你的生命体征良好。在我评估你的颞部重建进度时，请保持放松。扫描中……”

光束的中央部分聚焦在他的双眼上，其余则均匀投射在整个面部，随后一阵刺痛感从他的脑后传来。

“我将问你几个问题。”那个声音继续说道，虽说是人工语音，却能抚慰他的情绪，“你知道今天的日期吗？”

“不知道。”他答道，“我在哪儿？”

那个声音仍在冰冷而有礼貌地问着：“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吗？”

正当他即将绝望地再次回答“不知道”的时候，一道光照亮了玻璃外的房间，紧接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在室内回荡。他觉得心跳加速，第一次本能地察觉到危险的来临。

“早安，你的生命体征良好。”那个合成音开始不断重复，“请尝试保持放松……早安，你的生命体征……”

在他上方盘旋的装置闪烁一下，然后缩回了容纳它的凹槽里。男人意识到一张陌生的面孔正透过玻璃注视着，那人眼中流露出嗜血成性的神情，足以让他胆战心惊。

一阵操作机械的噼啪声传来，随后克隆舱的盖子被开启了。

克隆舱里隐藏着一个摄像头，它只是这艘星舰上数百个类似装置的其中之一。借由一个埋置在颅骨内的植入体，视觉信号被迅速传输到这艘星舰的驾驶员脑中，这个装置和克隆舱里那个男人脑后的装置相仿。通过舰载的信息处理器和驾驶员大脑皮层的图形运算力，即使是远在生命维持舱数百米之外的遥测感应讯号，也会被转化成能让他设身处地“看到”的图像。

呈现在驾驶员眼前的景象让他惊恐万分，一名刺客已经潜入这艘船上，他将通往货舱的道路完全锁闭，提前激活了CRU（克隆再生单元），正准备谋杀神学理事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员。

也正是这个脑控植入体将数据传入驾驶员脑中，让整艘舰船就像是他自身的延伸。驾驶员只需产生一个操控舰船的意念，他脑部的生物讯号就会被解析成数字指令，继而由自动化系统或船上的数百名船员迅速执行。因为这种人机联动的体系，飞船的反应之迅速，几乎能与驾驶员的思维同步——只要他知道怎样做。然而对于如何处理破坏者潜入船内这种局面，至今仍是无法想到的。

驾驶员此时正无助地看着刺客站在克隆再生单元上，开始肆意嘲弄弗里克·格兰奇那孱弱的克隆体。通过这艘巡洋舰的亚空间通信阵列，他打开了一个指挥频道。

“维克托领主，我们这里发生了紧急情况。”驾驶员说道。

“索尔森上尉，”远在数十光年之外的一个严厉的声音回应道，“说下去。”

“我们刚刚摆脱卡尔索斯的舰队，并从一次血袭者的伏击中生还，”驾驶员回报说，“但这艘船上有一名刺客，并且……”

袭击者一记坚如铁石的重拳猛击在弗里克·格兰奇脸上，整个房间顿时洒满了四散飞溅的血滴，这让驾驶员慌了手脚。

抛开男子的老迈外表不谈，这个弗里克·格兰奇的化身实际年龄只有不到五分钟。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将近四十分钟前死去的那个本体的精确复制品。尽管和旧躯体一样，这具克隆体的脑部蕴含着通过虚拟人生经历获得的海量知识，但弗里克原有人格和记忆的核心部分已经泯灭无存了。这个在克隆舱中复苏的人仍掌握着知

识，却不能理解他为何会拥有这一切。

将这种状况称为“失忆症”是不准确的，因为失忆意味着在脑海中还留有记忆可供遗忘，而现在的状况与之相去甚远。对于弗里克来说，那些记忆根本不曾存在过。从现在开始的一切经历都会显得新奇而似曾相识。

但是对于他正在忍受的恐怖暴力，弗里克完全一无所知。袭击者铁拳的每一次重击，都会给弗里克带来骨肉碎裂般的痛感。每一击都精确地落在能引起最剧烈疼痛的部位，而当弗里克即将陷入昏迷的时候，那个刺客又操纵CRU给他注入足量的肾上腺素使之保持清醒。因为他的头部仍与神经接口相连，而双手被固定在舱壁上，弗里克完全无力进行自卫。

当疼痛、麻木和眩晕感稍稍减退的时候，他用乞求般的语气，艰难地从喉头深处挤出几个字：“为什么……”

那个刺客看上去很年轻，形貌与弗里克有几分相似，他卸下自己的臂铠，露出粗壮而冷酷的双手。他闭上眼，用不知名的语言默诵一些字句，像是在祈祷。

然后他开始用双手挤压弗里克眼眶与颌骨之间深而对称的伤口。

“该死！”望着哀号不已的弗里克，驾驶员悲愤地喊道，“那个刺客是血袭者！”

“你必须把弗里克封闭在CRU里，”维克托答道，“如有必要可以强行关闭……”

“我做不到！刺客封锁了货舱，我的船员无法进入！”

刺客举起饱浸鲜血的双手做了一个祈求的动作，然后把手放低，让那股红的液体缓缓流入口中。

“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能做的？”维克托质问道。

“他们正在尽全力突入，”驾驶员回答，“但船上并没有装载任何能用于爆破的爆炸物……”

他思索一番，然后补充说：“除了……”

“很可惜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所犯的罪，”刺客一边操作血迹斑驳的CRU控制台，一边说道，“我们仅剩的时间根本不够——细数那些罄竹难书的罪状。”

如果可以的话，弗里克早就已经泪流满面了，他双眼浮肿，全身上下都染满了从脸部伤口涌出的血水。他苦恼于不知自己是否应当承受如此残酷的命运，这种折磨一点也不亚于肉体上的疼痛。

一阵钻心的疼痛贯穿他全身，连接植入体和CRU的固定接口从颅骨上被生生卸了下来。

“吾主已降罪于你，”刺客继续说道，同时一只手放在弗里克破损不堪的脸上，慢慢抚向他的脖颈，“侍奉于他是吾辈无上的荣光。”

“你让新伊甸蒙受的诅咒将会在此刻被彻底净化。”

“你的克隆体都已经被摧毁了，”维克托警告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信仰着她，领主大人，”索尔森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他看见那个刺客强拽着弗里克的脖子，将一柄权杖抵在他颈下，“而她信赖着他。”

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索尔森上尉启动了他这艘船的自毁程序。

“这是我为拯救他所能做的一切，”他说，而此时刺客正将弗里克骨碴外露的后背抵向床面，“请告诉她，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她的荣耀……”

“她早已知悉一切，我的朋友。”维克托回答。

充满高压电的权杖在植入体接口上轻轻一触，红白相间的电弧频闪，弗里克只来得及发出一声短暂的尖叫。然而就在他命悬一线的时刻，CRU的舱盖突然强行关闭了，将权杖打落在地，那刺客也不得不松开了紧扼他咽喉的手，随后CRU周围的一切血肉与金属都在瞬间化为乌有。暴怒的刺客眼中所见的最后景象，是地面上升起一层防爆护盾罩住了CRU，而他那蜷缩其中的猎物仍在呼吸。

索尔森上尉驾驶的这艘先知级战列巡洋舰由一座无中子核融合反应堆供能，后者通过磁性牵制力场来约束等离子体，使之用于飞船的推进系统。一旦这个力场崩溃，在船体内部散逸的等离子体将会毁灭周遭的一切。

星舰的自毁机制，也基于相同原理。

索尔森上尉牺牲他自己和全体船员，用最决绝的手段挽救了弗里克·格兰奇的生命。在自毁开始的六十秒前，磁性牵制力场的故障保护程序就已经关闭了，这将断绝任何人弃船逃生的可能性。CRU防爆护盾开启与牵制力场关闭是完全同步的，接着引擎室里的等离子体会气化阻挡它的一切，然后在数秒内将整艘船吞噬殆尽。

这艘船开始四向膨胀，被持续而猛烈的爆炸撕成两截，从底舱逐渐累及上层结构。灼热的碎片高速撞向船体的残余部分。对于那些靠近引擎室的船员，死亡在瞬息之间就已降临；而身在前舱的人或许还有时间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不过也仅此而已。

弗里克·格兰奇又陷入了类似诞生之初的浑噩状态。CRU在防爆护盾的保护下维持运作，让他得以继续生存一段时间。四周飘浮着星舰支离破碎的残骸，他蜷缩在CRU之中，不愿回想起曾被折磨和殴打直至奄奄一息——而那却是他生命中唯一的记忆。

二

绝地之域，O5K-Y6星座，IB-VKF星系

“究竟要那个小鬼拧多少次螺丝，你才会明白他根本搞不定这些玩意儿？”文斯

开始抱怨了，手里还拿着两块烧焦的电子适配器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

蒂娅依然不为所动：“你从未想过问题在于你教育他的方式吗？你根本不相信他有多聪明。”

文斯气得咬牙切齿：“听着，我可是认真的，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某些人是会挨揍……”

内部通信频道里的咆哮声打断了两兄妹的争吵：“你们到底发现故障没有？”

“某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装错了一个电容器元件，”文斯回答，“我不得不用几根电缆代替，而且我们没有备用的螺帽了。”

“哦，你可真够大惊小怪的，竟然用这种话责备他，”蒂娅反驳道，“有时候你完全不可理喻！”

“适可而止吧，蒂娅，”那个声音再次打断了她，“到前面来帮帮我，在你接手之前先让那个孩子操作绞车控制台。”

蒂娅怒气冲冲地瞪着文斯。

“你听到船长说的了，”文斯嬉皮笑脸地说，“去某个能让你派上点儿用场的地方吧。”

“文斯，忘掉你的螺帽，”通信频道里的声音继续说，“做完手头的工作然后穿上宇航服，外面的一艘战列巡洋舰刚爆炸了，如果残骸还有打捞价值，我们就该尽快动手。你还有5分钟时间。”

“遵命，舰长大人，”文斯狡笑着单膝跪地，揭开了舱壁的嵌板，然而他刚拿起焊枪，两人就被一阵剧烈的碰撞晃得跌倒在地。

“你就不能有一丝同情心吗？哪怕一次也行！”蒂娅抛下一句话后，狂奔而去。

“可别因为我说出了事实而恨我。”文斯嘟哝着拉下焊接面罩，沐浴在四散进射的火花之中。

蒂娅早已习惯了雷特福德号上各种腐败物混合而成的异味。循环空气之中含霉菌、汗渍和机械润滑油的重浊恶臭。天花板上蜿蜒的灯忽明忽暗，照亮了舱壁和各种管线，引导她在狭窄的通道中穿行，不过或许她已经熟悉得蒙上眼睛也能找对路。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多年来她一直居住在墓穴般的金属隔间里，这种生活只比在加达里时稍稍好那么一点。

“吉尔？”她呼唤着，爬上一段小扶梯。

她四下打量眼前狭窄的厨房，清楚地知道男孩就在附近。除了舰桥之外，这是唯一能够遥望太空的房间，也是雷特福德号上唯一能让人找到片刻宁静的地方。

只见一只童鞋的鞋尖从厨台下面探了出来，蒂娅蹲下身子张望，随后说：“嘿，在这下面做啥呢？”

吉尔抱膝而坐，浅褐色的眼中充满了颓丧。蒂娅蜷起身子在男孩身旁坐下。

“有时候学习并不那么容易。”她柔声说道。

男孩抬起头望向蒂娅，用双手比画着：我是照他教的那样做的！

“哦，我相信你！”她充满了怜悯的心开始抽搐，“文斯经常粗心大意，他可不是一个称职的师父……”

吉尔的手势和他的情绪一样激动：他就是个大混蛋！他还向琼纳斯船长打小报告了！

“琼纳斯船长可没有生你的气哦，”蒂娅向男孩靠了靠，爱抚着他的面颊，她苍白的皮肤与男孩的橄榄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实他又需要你去操作绞车了。”

我在这儿从始至终都只是折腾那个绞车，吉尔比画着，文斯从不让我干其他活儿。

“会有机会的，”她抚弄着男孩浓密的额发，“每个人都有。况且你是船上最娴熟的绞车操作员，连琼纳斯船长也比不上你。”

吉尔耸耸肩：那玩意儿非常简单，用过一次你就知道了。

“知道吗？船长认为刚有一艘战列巡洋舰在外面爆炸了……”

真的吗？他原本黯淡的眼神登时亮了起来，一艘战列巡洋舰？

“没错，”她浅笑，“我们只有一种办法能确认这件事！”

男孩“嗖”的一声从厨台下钻出来，消失在楼梯口。

像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琼纳斯暗自思忖，我还是和在行星地表时一样穷困潦倒。他揉揉太阳穴，凝视着面前这张图表上显示的黄色标记，它们都代表着某个组件已经失灵或者正面临彻底报废的风险。雷特福德号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星舰，亟待进行全面检修。但钱从何来呢？琼纳斯寻思着，蒂娅迟迟未能赶到“舰桥”也让他烦心不已——所谓的舰桥，对这艘护卫舰而言无非是一间能眺望前景的狭小舱房，外加两个坐上去很不舒服的座位。我的全部家当就是这个能飞的马桶，而驾驶它的却还是两个该死的逃亡者和一个说不出话的十岁男孩。他恨恨地关掉图表，开启了扫描器。一个闪烁的标记大致显示出那艘战列巡洋舰发出讯号的位置。至少我身体还算健康，就目前来说。他正这么想着，身后的舱门打开了。

“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琼纳斯嘟囔起来。

“我一直在努力弥合那个酒鬼老哥造成的创伤，”蒂娅在他身旁的座位上坐下，回答道，“吉尔只是个孩子啊，看在上帝的分上，文斯根本没必要对他这么苛刻。”

“你只说对了一半，”琼纳斯边说边削减了一些次要组件的供能，以便积蓄电力进入跃迁，“吉尔的确只是个孩子，但文斯是唯一能修理这条破船的人，而且碰巧我才是它的船长。”

蒂娅的双手粗暴地敲击控制台：“经过三角测量，你所说的爆炸大约发生在7AU（天文单位）之外，”她说，脸上泛起红晕，“我们有99%的把握计算出残骸所有可

能的运动轨迹。”

“九成九？你确定你没有算错吗？”

她直起身子深吸一口气：“琼纳斯，我提议，用下一笔打捞收入供吉尔做必要的手术恢复他的嗓音。然后，在你的怒气全面爆发之前，容我解释一下——”

“蒂娅，你想怎么支配你的分红，那是你的事，但我真诚地建议你，别试图影响他人的决定。”

“但他充满了潜力！想想吧，他会帮我们多大的忙，只要他能够——”

“除非他用别的方法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被我丢弃在某个不会要了他小命的地方，否则他始终是一个拖累，到此为止吧。现在告诉我，那些位标到底有没有被精确定位？”

“你手下的人都是一群酒鬼，这么多——”

“蒂娅！”

“遵命。”她的眼中饱含泪水，“我们有99%的把握，是因为在回放过程中没有发生红移。”

“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蒂娅一双泪光盈盈的深绿色眸子向他望去。舰桥里昏暗的灯光照亮了她右眼眶上深陷的疤痕。

“那意味着你的奖品会完好无损地留在那里，和它发生爆炸时一样，舰长先生。”

一般来说，与其他太空工种相比，打捞的风险报酬率是最低的。它的唯一优势在于成本低廉，只需要一艘能动的飞船和一组切割绞车阵列。就雷特福德号而言，船体本身的价值甚至还抵不上后者。然而打捞的成功率却微乎其微，要完成一次卓有成效的探索，即从星舰残骸中回收到完好的部件，就跟预言何时何地会有星舰陨灭一样困难。

首先，打捞船要充分贴近残骸以进行锁定。然后，必须定位和拦截那些高速运动的碎片，避免将打捞器架设在这些碎片的运动轨迹上。接下来就是回收阶段，用绞车起重机切进残骸内部，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直接在残骸当中穿着宇航服使用切割光束。最后的难题，在于完成打捞而不被“竞争者”发现，也就是琼纳斯提到的一切可能造成阻碍的敌意舰船。

所有这些风险投资，都是为了有极小概率发现某些能被再次销售的物件，其中合法或非法的兼有。星舰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商品，同样经常用于贵重品的运输，它们频繁地被击毁，由此催生了打捞业。事实上，靠这个行当能否维持生计纯粹取决于运气，因此琼纳斯格外谨慎地驾驶雷特福德号，希望在接近被撕成碎片的艾玛战列巡洋舰残骸时，后者能尽量保持“完好”。

他们眼前这片残骸的体积足有雷特福德号两倍大，蒂娅不由得为这遮天蔽日的冰冷坟墓感到浑身战栗。曾经支撑起厚重装甲板的庞大合金横梁，如今已经扭曲破损，呈弧形横